

礼相处，犹当设法避之，况其为无礼之尤乎！被我以恶名，而自求解说于人，犹可言也；与我为难者必力护之，以快其搏击，此何为者？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，万无以善其后，奈何枉已以从之哉！惟能引身自远而已。

初七日。王晓莲、恽莘农、李葆斋、蒯蔗农、何芷舠、程尚斋、魏赓臣、曹钟山、唐时雍、汤幼安、胡听泉、邓立山名万林，黄昌期同母弟也、方菊人、黄石珊、陈云庵名寿椿，陈文泉之子、张芝松名锡寿，张紫联之子、陈少覃名彦绶，陈庆覃先生之子、曹曙棠名瓒，候补知州、餘季持名思训、舒叔勤名恭寿、李云渠名荐本来见。自石珊以下，大抵皆求揄扬于大府，以名自通。而鄂人林午珊名煜南，内閣中书求见，亦为其弟求致名大府，营求一馆。王笛楼太守名兴龍，曾文正之甥本有差使，亦求得一缺。（俞）〔餘〕苹皋编辑《史书纲领》，仿朱竹垞《经义考》之例，略分五类：曰通史，曰大史，曰小史，曰总地志，曰杂地志；凡地理志皆附之史也。李次青、俞荫甫、瑞辅侯、褚心斋四君为之序，兼以属之鄙人。终日酬应甚苦。会汤幼安、林墨香及孔祥三处馈肴馔，因留程尚斋、魏赓臣、餘苹皋小酌。筱荃制军以所坐红船枉送至湖南，管驾官梅成德，亦分给一席。别雇林义茂把杆船一只坐家眷，制军派小炮船一只护送，管驾官熊凤开。陈程初亦派有炮船一只护送杨军门玉科至汉口，就便护送回南，管驾官李度。甫登舟而西南风作，坐守汉江口，过江至鮀鱼套，势亦有所不能。盖自马赛开行，日日东北风与相抵抗，求一遇此风不可得，抵汉镇后，正需东北风，又转而西南与相抵抗。蹇运所值，所向必穷，无如何也。

初八日。舒叔敬、汪（潘）〔藩〕侯、周筱楼、陈云庵、何義臣名璋，候补同知、王荫槐名南宾，候补知府、曾泰阶名纪符，候补县丞、杨森云名文蔚，候补巡检，张子衡之内侄、危养吾、杨芝仙次第来见。杨

云阶、袁鹤汀来见，云江宽船今夜开行，为致叶顾之、徐雨之一信。是早，汪藩侯、杨芝仙留饮。晚邀杨云阶、袁鹤汀，并江宽船主莫斯、通事陈箴堂、王邃楼、林午珊小饮。唐凤墀、舒叔敬两处馈菜，邀饮则皆不至。杨森云、林午珊托荐至督销局，语以程尚斋凡三次晤谈，恐未必能再见，见即为言之，否则所属为虚语矣。语毕而尚斋至，并允两君皆当设法位置。凡事皆有机缘，杨森云、林午珊并非所属心者，而旋求旋应，巧相凑合，恰符其所愿，殆非人力之所及矣。是夕，王邃楼留宿舟中。

初九日。筱荃制军派问津轮船拖带过江。英国署领事布勒克、副税司爱格尔来见，因属管驾官杨习之名学源少待。贵州知县洪彦哲为稚存先生曾孙，名用慤，现办黔捐送其所刻先集《洪稚存先生遗著》，以乱后旧版已毁，彦哲为重刻也。仓猝开行，语未及竟，颇以歉然。至鲇鱼套，制军枉过久谈，并致太夫人之命，思一见儿子英生。随遣其如君至舟中，因令梁姬携儿子一诣督署。晚间，魏赓臣、唐时雍、李篁仙、曹钟山、王笛楼、王荫槐馈菜，陆彦硕亦馈菜，并送其祖陆祁孙先生《崇百药斋全集》。适赓臣过谈，谋邀唐时雍诸君一叙，而制军复至，因留饮，谈至十二点钟始辞去。制军见示邵汴生书，知近日又有殴拒洋人一案。其洋人一曰计约翰，一曰郭布伦。陈程初与两县出城弹压保护，因与同舟，绅民大哗，以为官引洋人入城，争投土石击之，差役有受伤者，洋人亦遂径赴湘潭。阅其情形，似其欲一人城，已争持多日矣。而据制军言：据各省咨报，洋人请领护照至湖南者，层见叠出。盖拒之愈力，则其意相尝试，伺隙以求逞者亦愈烦。吾楚士绅用其昏顽之气，聚众狂呼，以为洋人可以慑而伏之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初十日。杨习之郡丞以所管带问津小轮船带送坐船二号赴湖南，护送炮船亦由拖带。因留湖南炮船一号，其制军遣派熊凤开